

# 從一議員到一部長一在二英二國

木下廣居作  
陳鵬仁譯

## 爭做政務次長

執政黨位子的最前排是部長席，普通議員則統統坐在部長席後面。一般議員裡頭大有想出出風頭者，而其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故意破壞國會規則，讓議長責備甚至處罰。如果被議長責備或處罰，報紙便會把他的名字刊登出來。年青的議員，都以羨慕的眼光看着做過部長和政務次長的人。這些人是他們的「模範人物」。如果能够做政務次長，那麼他就可以坐在天天為英國家庭之話題的馳名政治家部長位子的傍邊，更有進而做部長的可能。若是，他在演說的時候，可以站在那馳名的公文箱前面，而跟以往的著名議員所做過地一樣，把肘放在這上面；演講到緊要的地方，他更可以用拳頭敲它。因此，在英國，爭做政務次長的空氣非常地激烈。

一八四五年十二月九日，馬哥勒寫信給他的妹妹哈娜說：「約翰·羅素的組閣大本營的候客室來了許許多多的人，並且來去的人很多。到處有人在耳語。大約每隔五分鐘，便有人進去。出來之後人家一定問：『你的新職是什麼？』我希望是，薪水無所謂，但工作不要太忙。我一到便被邀請進去。他問我做財政部人事付款總裁怎

麼樣？這是我所料想的三個位子之一個，所以我馬上答應了。」惟由於巴瑪斯頓和葛烈爭做外交部長，致使羅素的組閣終於流產。而馬哥勒的失望，當可想見。

但在英國組閣史上，恐怕沒有比於一八四一年九月五日，既無家庭背景、財產和學歷，而唯靠自己才能爬起來的猶太人，日後竟成為名宰相的麥斯勒利寫信給當時的首相羅勃·比耳，請比耳不要忘記他的存在這樁事更值得人家的同情者。這封信說：「自一八三四年以來，為四次選舉，我化了很多的錢。為宣傳比耳的政策，我絞盡了我的腦漿。而且，我一直受過普通人幾乎都沒有經驗過的敬視，因此我天天跟憎恨的逆流搏鬥。而我之所以能够這樣堅持下去，是因為我深信：我國的頭號人物必定有公開證實尊重我的能力和人格的一天。所以這次您如果不能提拔我，實在不能忍受。我知道，為人寬大和維護正義乃是您的特質。敬請萬勿讓我蒙受無法忍受的恥辱。」

與此同時，比耳又收到了另外一封信，署名者是瑪莉·安·麥斯勒利，而且註明「絕對秘密」。它說：「這樣不禮貌地給您寫信，請您原諒我。我因為太關心這件事，所以纔敢這樣冒昧地

來寫信給您。這次，您如果不能酬庸我先生的功勞，我先生的政治生命將嗚呼哀哉！麥斯勒利的表現您應該是知道的。但我相信還有很多您可能不知道。說實在話，我先生的奮鬥完全是為了您的。他一直以您的提拔為其唯一的奮鬥目標。他以您的敵人為敵人。為了政治，我先生犧牲了文學。請您不要使我先生覺得他的一切希望落了空，枉費了他的一生。」

但是，比耳給他們的回信是冷淡的，形式的。在實際上，比耳討厭麥斯勒利，認為他是個政治上的投機份子。比耳的回信內容大致是這樣的：「由於我收到像你這樣的信，所以我愈來愈不喜歡組閣。我祇是想大公無私地來行事而已。不單你一個人，還有有過很大功勞的人沒有機會入閣呢！」

在大選中獲勝的在野黨份子都在想做大官，可是能够如願以償的人實在太少了。我們似乎可以這樣說，祇有在在野黨時代，在國會討論中因特別表現而成名的人纔有入閣的機會。因此，坐在議長席左邊的反對黨的雄心勃勃的年青議員們，便為了黨而熱心出席開會，並為了成名而拼命找着抨擊政府的機會。他如果能够做到這種地步，大選獲勝之日，便是他飛黃騰達之時。而在這



些人裡頭，有對任何問題都能討論者，這種人，有當部長的可能；但祇對於某行政部門熟悉的人，只能做到政務次長。

### 做部長是議員的最高希望

如前面所說，想做部長的人很多。在野黨最前排的領袖席上，該黨執政時曾經做過部長的議員們，滿面皺紋，滿頭白髮或者禿着頭，爲了「重溫舊夢」而坐在那裡。也許有人會想，年紀這樣大了，何必再負那麼大的責任呢？他大可以做其他更有趣的事好好來享受其晚年，……但是，這種想法是淺薄的，幼稚的。

到了將近七十歲的在野黨領袖們的最大煩惱是，並非該黨取得政權的時候，從早就在部長辦公室看公事，討論到晚間很晚，覺得這是一種痛苦；而是怕他的黨取得政權時，部長的位子再輪不到他。通常，不管是貴族院議員或下院議員曾經入過閣的人，如果他的黨重握政權，他是會再入閣的。對於一個首相來講，應該再用年邁但已經過考驗的人好呢，還是提拔能幹但沒有經驗的人好呢？這常是個問題。但他必須滿足黨內各方面的要求，同時又得組織一個獲得國民信賴，且具有份量和權威的內閣。

葛拉德斯頓曾經組織過四次內閣。組閣之前，對於各項官職他都做有名單，每一項官職，皆寫着三、四個可以就任者的名字，並經常更換人選。而最頭痛的是，每個人都覺得會輪到他。且有求見首相，且慷慨激昂地力陳如果不任用他，對於黨（但不敢說對於國民）將是很大的損失。

黨的有力者和首相的許多朋友們，將寫信鼎力推薦某人。但邱吉爾的閣員人選是，任何人都覺得非常適當不過的。

不管年紀多大，或者多麼有錢，不分貴族院議員或下院議員，幾乎沒有人不喜歡做部長者。被認爲是年紀太大了的人，爲了要使新任首相不要忘記他的存在，雖然沒有特別事，他却仍然要出出入入於中央黨部和首相官邸。爲什麼？他念念不忘那多采多姿的部長生活。但是，這種老頭子有時候也會失望或吃一次苦頭的。

而最麻煩的是年青的野心家。一八七四年，完成了組閣的邁斯勒利寫信給他的朋友說：「我很想給曾經爲保守黨效過勞的每個人以適當的工作，特別是那些嘴壞、噲噲而難應付的人，但是總有非常失望者。所以我拼命寫安慰信，而他們大多能夠獲得對方的諒解。」可是，這裡却有一個人斷斷乎不能諒解他，這個人就是老邱吉爾。

一八七六年，邁斯勒利在他的信裡這樣寫着：「在某次宴會席上，我見到了老邱吉爾。我很客氣地跟他打招呼，但他却好像見到鬼似的眼神連理都不理。爲什麼呢？因爲我沒有給他財政部長的位置。」

雖然如此，有這樣多的能幹的人願爲國家賣命，畢竟是件可喜的現象。一九〇四年，邱吉爾脫離了保守黨而加入自由黨，有人說，這是因爲巴爾法沒有請他做部長所致。也許，想做一個大的政治家，似乎需要些野心也說不定。因此，像小彌勒這種硬棒棒的人物，做爲一個政治家，好像沒有多大用處。

不過，也有雖然分得了一官半職，但對這項官職仍覺得不滿意的人。一八八六年，賴克斯是個保守黨陣營中的能幹議員，當時，他以希望和疑惑的心情，等着蘇斯柏利爵士的來信。報紙上，已經刊出了大部份的部長名單。他在心裏一面暗淡地想，也許沒有希望了；同時又想，有人在替他向首相叮嚀他對於黨的貢獻。這時，他接到要他出任郵政部長來的來函。原來他所希望的是內政部長，結果却來個郵政部長，所以他很失望。不過他終於接受了，一來瞭解首相的苦衷，二來深怕錯失這次機會，不知何時纔能做部長。

布爾莫接到葛烈爵士要他擔任司法行政部部長的信時，氣憤之餘，把這封信撕掉擲在地上；因爲他所求的是大法官（此職兼任貴族院議長）的位子。其次布爾莫希望能做內政部長，不過這個位子已由馬修茲所分得，不得已纔出任司法行政部部長。

反此，當然也有很謙虛的人。「從石工到部長」一書的著者傅羅達斯特，在一八八六年是英國下院工會會議的書記長。當時他收到葛拉德斯頓的一封信，它說：「我想請你出任內政部政務次長，我覺得你出任此職於公於私都很有幫助。不過，在我尚未向女皇皇上保薦之前，請你守秘密。」這時傅羅達斯特去看首相，並請首相給他更低的位子。首相說，如果你覺得不方便，我願意替你向皇上做上任的致敬。傅羅達斯特這樣寫着：「普通的人如果要他做政務次長，他一定高興得不得了，可是我不同。跟首相見面後的半個小時，我出身下賤的事實，做石工打鐵的回憶



種種困苦，流浪以及命運的轉變有如走馬燈在我眼前來去不輟。尤其是想到做爲皇上的政務次長要上班而脚踏我曾經流汗參加過勞動幾個月的工作廳石頭臺階時更是感慨萬千。」就是說，他深怕因爲自己學養不夠，不能勝任而一直在煩惱。

新的部長要宣誓他將「做爲女王真正忠實的奉侍者，舉凡聽到有損或企圖損害皇上的身體、榮譽、皇冠和權威，或者有人在談論這類之事時，一定向皇上報告其事，並禱告上帝和聖經能保佑皇上」；大法官將受女王印，首相和各部會首長受印綬，並接吻皇上的手。是即英國元首要經過大致這樣的手續，以承認首相所決定的部長人選。至於舊任部長，則做爲他離開的紀念，將獲得他在其任內經常帶去國會的那紅色文書箱。辭去部長的人，如果說他辭職以後，其收入不足以維持做爲皇上的前部長之社會地位的話，政府將予他以養老金。在英國，要做到部長是非常困難的，而且部長的責任和工作極端繁重，心身的消磨很大。不特此，做英國的首相和部長，做愈久會愈窮呢！

英國的政治家，死後絕少有人留有財產者。他們都認爲，給國家做事，不是爲了謀自己的利益，所以覺得把自己財產用於政治乃是天經地義的事。小比特二十二歲時當選國會議員，隔年出任財政部長，二十五歲就榮任首相，做首相做了十七年，去世時他却有五萬一千七百英鎊的負債。小比特的父親嘉達莫侯爵也做過部長和首相做相當久，但死時却有兩萬英鎊的負債。一八二二年五月十一日，首相巴西維在國會候客室被瘋

子所殺，因爲太窮，國會遂撥出五萬英鎊給他的遺族，五千英鎊給他夫人，夫人去世後，每年給他的嗣子三千英鎊。亞德禮也很窮，由於繼續做在野黨黨魁，能够領得兩千英鎊的年薪，纔不愁沒有生活。

英國人最痛恨貪污。如果有貪污的風聲，這個政治家的政治生命便將「壽終正寢」。當魯意·佐治的丑聞在國會成爲問題時，他提出了他家庭收支賬簿以證明他的清廉。爲了使政治家清廉過日子，必須增加部長的薪水，這是巴克等人所主張。一九〇五年，巴拿曼內閣時代，自從碼頭工人出身的胖妓當了部長以後，沒有好家世、學歷、財產者亦可以做部長，因此，部長的年薪，也就得增加到使其能够過着相當生活的水準。尤其是，首相不但有唐寧街十號的官邸，並且還有白金漢的別墅。

在英國，首相和其他閣員都不是某一方面的專家，他們應該具備的是，豐富的常識。海軍部長不是海軍上將，財政部長不一定是理財家。衛生部長並非醫生。英國人認爲具有英敏的判斷力，豐富的經驗和常識的人，遠比見解偏狹的專家容易理解、消化和接受專家的建議。

### 部長全爲國會議員

英國的部長必須是國會議員。他在國會，得每天答覆質詢，參加討論，所以他的口才要好。一個部長，對於議員所提出任何問題，都知道怎樣應付。通常，由能說善辯的部長代表政府來跟在野黨的議員辯論。迪斯勒利組閣時，有一個人

說他懂得地方行政，因此要求迪斯勒利讓他做內政部長的時候，迪斯勒利却要他做商務部長，並說：「商業方面的知識並沒有什麼。我想你關於銀行方面的知識不會比海軍部長對於船方面的知識差吧。」一九一七年，馳名的法學家，但對於海軍完全外行的卡遜做了海軍部長，他上班的頭一天，人家問他的感想時，他說，不知如何是好纔是擔任海軍部長的唯一條件。這等於說，做爲一個部長，要有能够對雙方兩下的能力纔行。

有一天，約翰·布萊特對於雄辯家，但跟商業一點關係都沒有的謝維問說：「爲什麼偏偏要你做商業部長呢？」謝維答說：「大概是因爲我最不懂得商業的緣故吧。」一八六八年，布萊特也做了商業部長，但是他却連要用紅帶子來結文書也不懂。這是葛拉德德斯頓組織第一次內閣時候的事情，首相要他除陸海兩軍部長以外（因爲布萊特是教友派教徒，是絕對的和平主義者），任挑一個位子，結果布萊特選了商業部長。當時，據說他是個非常了不得的雄辯家，透過他的嘴吧，任何政策都將放出萬丈的光彩。

站在國會的桌子前面，手忙腳亂，或者在參加討論的半途而說不出話者，根本就沒有資格做部長。巴瑪斯頓首相擬請路易士出任陸軍部部長的時候，對路易士夫人說，不知道陸軍的事情沒有關係，祇要懂得預算就行了。可是路易士夫人却說：「他連算他自己的錢都不會算。」首相說：「他會監督衣服工廠吧。」夫人答說：「他既不知道晚上吃的什麼菜；我們女兒幫他弄衣服，否則他恐怕連衣服都穿不成。」路易士上任後，政



務次長到部長辦公廳去看他，他却正在看着戰術方面的書呢！後來，路易士竟成了很能幹的陸軍部長。

由於沒有適當的人選，所以巴瑪斯頓說他要兼任殖民地部長。因此叫他的秘書來用地圖給他做三十來分鐘的有關殖民地散佈情況的說明。福克斯曾經做過幾次部長，但對於柯爾遜股票公司的事務却一無所知。他祇從報紙上的報導知道，股票有時候會漲價，有時候會跌價。他喜歡股票跌價，因為股票跌價時，他的政敵小比特經常悶悶不樂。根據邱吉爾的說法，身為財政部部長的老邱吉爾却不知道區別位數的點而指着它問說：「這個點是幹什麼的？」

部長的工作是，在監督各部會的行政事務是否配合了黨的政策；而各部會所必需的是，在全國國民所環視、靜聽的貴族院和下院，能替他們說話（辯護）的能幹的辯論家。這種辯論家就是對於各部會所立案的政府法案，有人提出討論或質詢時，無論什麼問題都能隨時隨地應付自如的部長。惟由於部長對自己部裡的事務不是很清楚，所以也許有人會主張應請常務次長來答覆質詢，但是，在國會，祇有部長和政務次長纔能勝任此項工作；除他們以外，任何人都將遭遇到體無完膚的抨擊。

公務員知道行政事務知道得非常詳細，甚至於連不必知道的他們也知道，但是他們却不知道大局。他們時或重形式甚於重內容；祇知裁剪布料，而忘記穿衣服的人本身。他們往往把例行的事務當做目的，而忘掉其為手段。不管做什麼事

，都得有上司的許可。的確，公務員是最重視統制和保護政策的人種。他們認為，加強官員的權限和其所掌管的事務，以及增加官員的人數乃是一種義務。他們祇汲汲於擴大政府的工作範圍，而不懂得應該怎樣來使人人能夠自由而充分地發揮其所長，特別是人民的精神力量。正因為情況如此，所以更需要由議員出任的部長和政務次長。公務員的眼光狹窄（本位主義），把握不到重心，且偏偏要把事情弄得更複雜，因而往往忽略重要的事情。

而欲矯正這種偏差，實舍外邊的人莫屬。「這種規定有什麼好處呢？申請者不是寫自己意見給一個辦事員就夠了，你為什麼要他向五個辦事員寫五張申請書呢？」這種文書已經沒有用了。因為在用木造船的時代，確實需要這種注意失火的規定，但是今天我們用的都是鐵輪。諸如此類的話，如果出自普通辦事員的口，常務次長和司長一定會大發雷霆。是以能夠矯正官衙天天在那裡反復奉行而毫無意義之事的人，唯有身兼部長或政務次長的國會議員。而路易士正是一個銳敏的批評者和合理的矯正者，所以纔被譽為理想的部長。

公務員常常一切事情過去後纔會發覺問題，但外行人却能够很快地覺出問題之所在（傍觀者清）。祇從銀行的窗口來看人生的專家，是不能制定金融的基本政策的，這種政策的制定，需要具有一般（通盤）見識的人來承擔。重要的是，能把他看準目的的人和祇注意手段的人結合起來。不過，染匠的手纔是會辦的。換句話說，部長

如果老在同一個部，他的判斷力會愈來愈差。好在一個部長也不可能一幹就是幾十年。

要之，常務次長和司長，平常因為下面的人都在向其平身低頭，在衙門裡過着風平浪靜的生活，因此如果被議員罵幾句，或者轟他兩下，由於知道得太多，所以也就隨便說出根本不必說的話。他們可以訓令，但絕對不善於跟具有敵意的人講話，更不擅於辯論。其結果是，議員批評他們說，無頭無腦，遲鈍；他們說，他們對於議員先生們束手無策。因此，政府官員便覺得唯有以多數黨為後盾的議員，且身為內閣閣員的部長纔能保護他們，所以他們也就不厭其煩地樂意為部長準備必要的答辯資料和統計數字。

### 邱吉爾二十六歲當選議員

邱吉爾當選國會議員五十幾年，做了部長也有四十多年了，因此，連工黨的候選人，在開始做競選演說之前，也得稱讚邱吉爾二次大戰時的偉大功勞，否則聽眾將對這個候選人不客氣。由此可見邱吉爾人望之一斑。邱吉爾二十六歲時由保守黨出馬初次當選國會議員，一九〇四年，他在三十歲的時候由保守黨轉到自由黨；二十年以後，又由自由黨回到保守黨而受到大家的責難。由此，在重回保守黨的前兩年之間，他竟落選了三次。是即在其前半段的政治生涯當中，邱吉爾被批評為沒有分量的政治野心家。

邱吉爾的作家生活，也有五十年以上的歷史。他寫過二十幾本有關歷史、傳記、遊記、小說、政論、繪畫方面的專書。並且文筆非常好，因



此版稅的收入很多，所以也就不必仰賴人家的政治捐款。邱吉爾不但得過諾貝爾文學獎，而且在繪畫方面是英國美術學院的名譽會員。在野黨時將近八十歲的時候，一聽到解散國會的消息，正在拼命畫畫的他，便把畫筆一放，馬上趕回倫敦來。選舉結果，保守黨差工黨一百五十多席，他也不在乎。他反而覺得波浪愈大，幹得愈起勁。

邱吉爾在野黨黨魁時，從晚上十二點，要給倫敦的大報社打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的電話，告訴他們那晚間的消息。有時候，從凌晨兩點又要打電話給報館。有時候，到上午三點鐘左右，他一直向其秘書口述；到了上午三點半左右，精神飽滿地到議場參加辯論。有些時候，先到他的房間，睡一、兩個小時，然後再上議場去奮鬥一番。上午七點半左右，做個簡短但風趣橫生的演說。邱吉爾的這種演說是沒有準備的，足見其為演說名手。

在在野黨時代，邱吉爾故意托詞傷風說也許不能出席三天後將要舉行的重要問題的辯論，而在加特維的別墅去。可是到了辯論那一天，他却突然趕回來倫敦，把工黨攻擊得一塌糊塗，而意氣揚揚地回到倫敦的住處。如果「邱吉爾傷了風」，英國整個下院的心臟好像將要停掉的樣子；如果他「老人家」回來了國會，國會便皆大歡喜。有一次，邱吉爾首相咳嗽，喝了一杯桌子上的水，但咳嗽還是不停，仍舊嘶啞聲，於是大家開始為他擔心。幾天後，邱吉爾出來答辯，聲音很小。反對黨議員向議長請求聲音大一點。於是邱吉爾大聲地喊說，致使靠近擴聲器的議員們幾

乎變成了聾子。這瞬間，大家笑起來，議場纔恢復了它輕鬆氣氛。

邱吉爾經常在跟人家會談。對方可能是蘇俄的格魯莫以科，也可能是法國的曼特斯·法蘭西。除在睡覺的時間以外，他不是開口述備忘錄、筆記和對國會質詢的答辯，就是在看外交部的電文、報紙和其他的文書。不管早或者晚，他每天都要到國會。一個星期之中，要做三、四天的答辯，而晚上很晚到國會是為了要參加表決。他的腦筋一點也不休息；他對於任何問題都有興趣。

在預算案將快要決定的前夕，巴特勒財政部長往訪邱吉爾於加特維的別墅。首相正在請客人看電影。在黑暗中，首相在批評電影的影員。巴特勒以為首相在埋頭於電影可是他卻突然對巴特勒問說：「所得稅將怎麼辦？」如此這般，閣員們經常都在警戒「邱吉爾颯風」的來襲。

邱吉爾最喜歡議場。他到議場來，有如回到了自己的家，非常高興。一九四五年，有人建議他退休，對此邱吉爾答覆說：「什麼？要我跟議場絕緣嗎？我是在國會降生的嬰兒呢！」他在議場，跟在候客室休息的時候並沒有什麼兩樣。議場的氣氛，就士兵來講，猶如火藥；對於新聞記者來說，好像印刷墨水的味道。我覺得，邱吉爾的確可以說是英國「國會的兒子」；而他大部份的馳名世界的演說，都是站在英國國會的議場，邊呼吸着他最喜歡的議場的空氣所做的。

### 猶如校長的亞特禮

有人說，鮑爾溫是平凡的偉人，同樣地，亞

特禮也是平凡而樸素的政治家。亞特禮一點也沒有邱吉爾的那種天才的味道。亞特禮的臉，禿頭的樣子有些像列寧，所以被喻為「不革命的列寧」；但他却始終貫徹他的信念。在一九一〇年代風行一時的工團社會主義，以及一九三〇年代的馬克思主義，也都未能動搖他。他所信奉的是，麥克唐納以來的漸進的進化主義。他一點也不要派頭，更不做狂熱的動作和革命鬥士的悲壯表情。亞特禮是自由黨律師的兒子，畢業於 Public School 和牛津大學，也是律師，曾經參加過貧民福利運動，籍隸費邊社。他非常愛護貧苦的大眾，且很努力於維護和平，因此頗得民衆的信賴。

亞特禮的風采猶如學校校長。是位樸實的法學家，所以他的演說簡單明瞭一點也不拖泥帶水。在那馳名的碼頭大罷工時，他所做的演說不過是二十分鐘而已。但一九五一年，以在野黨黨魁的身份初次發表演說時，却大肆抨擊女王演講中邱吉爾的政策說：「它對於求麵包者，不要說麵包，連石頭也沒給。」

亞特禮的老搭當是副黨魁的哈伯特·莫里遜。莫里遜是搞工會起家的，乃父是倫敦的警察。在工黨內，除亞特禮、莫里遜的主流派外，還有左派的貝凡。貝凡出生於坑夫之家庭，他以具有火般的熱情和樸素而頗負人望。元老級的托瑪斯·奧布萊安也是工人出身，但不知何故，跟邱吉爾非常合得來。他以崇敬反對黨領袖為理由，而在黨大會備受責難。不過在英國，超黨派的友誼是司空見慣的。

莫里遜生了大病，邱吉爾曾送花慰問他。後



來邱吉爾也病了。病癒，兩個人同一天到了國會。邱吉爾先到，而接受了大家的歡呼之後坐下來在看質詢要旨的公報。兩三分鐘之後，莫里遜坐在部長位子，並想碰碰邱吉爾的視線。邱吉爾也知道莫里遜的意圖，所以也時或抬起頭來看看。可是彼此很不容易碰見視線。不能再忍耐下去的莫里遜遂在質詢時間中，走到邱吉爾面前，並將公報推開握着邱吉爾的手說：「您病好了，我很高興。」邱吉爾也很高興地，紅着臉，謝了他。瞬即莫里遜站起來正式發言說了慶祝邱吉爾恢復健康的話。繼則邱吉爾也站起來說跟莫里遜同樣的祝詞，然後說：「我衷心莫里遜先生的擔子太重了。不過我所指的並非身體上的擔子，而是政治上的擔子。」對此，莫里遜却說：「邱吉爾先生已經很健康了，人們會開始抨擊他了吧。」後來，莫里遜竟言中了。

在工黨當中，攻擊保守黨政權攻擊得最厲害的，莫過於莫里遜；有一次，對於莫里遜的攻擊，邱吉爾竟答說：「對於莫里遜先生剛才所說的話，我全部贊成。」當然，邱吉爾也跟亞特禮「吵過架」，但馬上言歸於好。在某次大會，亞特禮首相做了總結之後，即將進行表決。保守、工黨兩黨黨魁並肩走着，邱吉爾以好像很憤慨的姿態滔滔不絕地在說話，但亞特禮的態度却從容自在。一會兒，邱吉爾停住脚步，聳聳肩膀，開始笑起來，並抱着亞特禮的肩膀。兩個人一起走到欄柵的地方，爲了各投相反的一票，而在那裏分手。

一九四五年，貝凡曾經做過兩三分鐘的財政

部長。這是因爲亞特禮隨時把他換成外交部長所致。貝凡以爲從做工運的經驗蠻懂得財政，所以對於做外交部長有些失望。做爲外交部長的他，既沒有策略，也沒有詭計，貝凡相信，外交的基本在於愛護人民。他以人民的願望爲最高的準繩。他非常曉得人民大眾的生活。當英國跟蘇俄的關係非常惡化的時候，他流淚大聲疾呼演說說，包括蘇俄的國民在內，世界的民衆都在渴求和平。惟既然擔當外交大臣，當然也有不能說出的秘密。對於年青議員要他公開一切的攻擊，他答說：「這是跟要把下水道完全開放的做法沒有什麼兩樣」；對於簽訂「紳士協定」怎樣？這種說法，他反駁，「請把那個紳士帶來給我看看。」

邱吉爾跟工黨的外交部長貝凡是最好的朋友。但如果貝凡說了不合乎邏輯的話，邱吉爾也不客氣地轟他。有一次，邱吉爾曾抨擊貝凡說：「他的那種做法，有如爲瞭蔽自己的隱匿處所而故意散布墨液的烏賊的做法。」貝凡生病之前，邱吉爾曾經同情他說：「雖然有人幹過五年外交部長，但你却幹過十年。」貝凡住院期間，邱吉爾經常送花給他。

邱吉爾說，艾登是「可信賴的代理人」。「穿着光輝的鎧甲的騎士」艾登，對於外交問題有獨特的見解，所以連工黨的年青議員也會來請教他。對於國內問題，艾登也非常有研究，他的演說也很出名。對於艾登，有這樣的風評：「他是工黨最大的威脅。他似具有英國的全國國民都將擁護他的聲望。」（譯自「英國的國會」一書）

一九七四年一月廿九日於東京

王雲五博士 主編

### 景 岫廬現藏罕傳善本叢刊

本公司王董事長雲五先生，期使罕見善本圖書普遍流傳，特就其庋藏之珍貴善本選輯精要者五十種，括有十三大類，交由本公司出版發行。

精裝一百冊 分月景印

已 出 版	
明刊 十三經類語三冊	七五〇元
明刊 諸子綱目類編二冊	四二〇元
明刊 神農本草經疏五冊	一、一七〇元
明刊 宋元通鑑十冊	二、三四〇元
明刊 皇明紀要三冊	六〇〇元
鈔本 聖安本紀一冊	三〇〇元
明刊 建文遜國臣記一冊	一一〇元
明刊 薛文清公文集三冊	六〇〇元

### 臺灣商務印書館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七號  
郵政劃撥帳戶第一六五號